

葉楚傖

高級中學

國文

第六冊

# 目次

|       |              |    |
|-------|--------------|----|
| 一     | 司馬遷・史記・自序    | 一  |
| 二     | 賈誼・論積貯疏      | 九  |
| 三     | 鼂錯・論守邊備塞書    | 一三 |
| 四     | 董仲舒・限民名田疏    | 一八 |
| 五     | 賈讓・治河奏       | 二一 |
| 六     | 劉向・極諫外家封事    | 二六 |
| 七     |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 三三 |
| 【附一甲】 | 班固・前漢書・儒林傳序贊 | 三八 |
| 【附一乙】 | 范曄・後漢書・儒林列傳序 | 四二 |

八 鄭玄·詩譜序

……

……

……

……

四八

【附二】

范曄·後漢書·鄭玄傳

……

……

……

……

五二

九 王充·論衡·本性

……

……

……

……

……

五六

【附三】

錢穆·晚漢之新思潮(節)

……

……

……

……

六四

一〇 江統·徙戎論

……

……

……

……

……

六七

一一 阮籍·詠懷

……

……

……

……

……

八一

一二 陶潛·飲酒

……

……

……

……

……

八七

【附四甲】

晉書·阮籍傳

……

……

……

……

……

九〇

【附四乙】

晉書·陶潛傳

……

……

……

……

……

九三

一三 劉勰·文心雕龍·徵聖

……

……

……

……

九七

【附五】

梁啓超·佛教之初輸入

……

……

……

……

一〇〇

一四 劉知幾・史通・二體……………一〇九

【附六】梁啓超・中國史學之成立與發展……………一一五

一五 韓・愈・諫迎佛骨表……………一二四

一六 歐陽修・本論……………一二九

一七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一三四

一八 朱 熹・仁說……………一四七

一九 朱 熹・大學章句序……………一五二

【附七甲】周予同・朱熹學說之時代背景……………一五五

【附七乙】周予同・朱熹與當代學派……………一六三

二〇 王守仁・大學問……………一七一

【附八】梁啓超・王陽明知行合一之教(節)……………一八一



二一 顧炎武・與友人論學書………一九六

二二 黃宗羲・原君………二〇一

二三 顏元・存學………二〇六

【附九】梁啓超・明清之交中國思想界及其代表人物………二一〇

二四 戴震・原善上………二二四

二五 章學誠・文史通義・經解上………二三三

二六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教上………二三七

【附一〇】梁啓超・清代思潮………二四三

本書研究題目………二四九

一 司馬遷 史記 自序（節）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汝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扈○鄆、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絕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

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論歌文武之德，宣周召之風，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焉。汝其念哉！一還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

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名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

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

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



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夫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

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

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

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繯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歿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臙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

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

# 【綱義】

史記太公公自序，全篇可略分三大部。其一，敘司馬氏世系，次敘其父談，次自序傳，司馬氏世爲史官，可謂以史名家。史遷上繼先人之業，下成一家之言，於篇末總錄全書，乃敘其述作之意，蓋所以仰承先志，竟其世業，故兼述其家世與乃父之遺教如此。前冊已節錄司馬談論六家要旨一段，以結束周秦諸子。茲復取史遷自序傳，目比於孔氏之作春秋，以見其創作苦心之所在。兩漢學術爲中國經學昌明時代，一切思想均不出經義範圍，屏棄百家折衷於孔子，遷之史記尤與有力焉。當時學術名家，大抵不外經生，其上者，言經世致用，若賈誼、鼂錯、董仲舒、匡衡、劉向、劉歆父子是也。其次者，以詁訓自名，若賈逵、服虔、馬融、何休、鄭玄及兩漢儒林傳中諸經師是也。若求冠絕一代，雄視古今，在學術史上可以獨樹一幟者，唯司馬遷之史記，實爲中國史學界最大之創作。孟子、荀子稱孔子之作春秋，以爲「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聖人借前修以勵後世，成一王之法以

待來者，孟子而後，惟董生知之，茲篇亦極力發揮春秋大義，與董生之言相互發明。其表章六經之語，尤極允洽。讀者足以知史公學術淵源之所自矣。

### 【註釋】

○龍門 禹所鑿河出龍門也。漢屬左馮翊郡夏陽縣。今龍門山，分屬山西河津、陝西韓城兩縣。

○年十歲 遷生漢景帝中元五年丙申，時爲公曆紀元前一四五年。至武帝建元五年己巳，公曆紀元前一三六年，年十歲。時遷之父司馬談仕太史令，遷隨父居長安茂陵顯武里。 ③誦古文

從史記一書近 古者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漢律，太史試學僮，能諷誦籀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

書法試之，課最著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遷之初學時代，亦當如是。此古文殆以別於當世所行之今文也。時古文經有孔安國古文尚書、左氏春秋等，遷均肄業及之。 ④禹穴 史記集解引

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下有孔穴，民間傳云禹入此穴。 ⑤九疑 史記索隱引山海

經云：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泉，在營道南，其山九峯相似，故云九疑。九疑亦作九嶷。禹穴，九疑爲舜

葬地，史公旁求史跡，故皆窺探之。 ⑥鄒嶧 鄒縣嶧山，地近曲阜，當時人多於此習鄉射之禮。

⑤邛笮昆明 邛笮昆明，皆漢西南夷部落國。地散在今四川貴州雲南三省。遷以武帝元朔元鼎間，仕爲郎中。元鼎六年平西南夷，以爲武都、牂牁、越巂、沈黎、文山五郡。遷奉使巴蜀滇中當在是年，或是年以後。⑥周南 集解引摯虞曰：古之周南，今之洛陽也。索隱引張晏曰：自陝以東皆周南之地。元封元年，始封泰山，談扈駕至緱氏，嵩高間，適病且死，自度不得與從事，故以留滯周南爲可恨。⑦天曆始改 漢興，襲秦正朔，以北平侯張蒼言用顓頊歷，積久，朔晦月見，弦望滿虧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漢興百有二歲，太中大夫公孫卿壺遂、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壞廢，宜改正朔，乃詔卿遂遷與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議造漢曆。遂以元封七年爲泰初元年。⑧諸神受紀 句芒祝融之屬，四方四時之神，各以其方位受祀也。⑨至於麟止 武帝泰始二年，登隴首，獲白麟，始更黃爲金，麟趾，褒蹄。遷作史記，述事託始黃帝，著錄成於武帝，元封泰初天漢太始征和之際，經二十餘年，至於麟止者，取春秋絕筆獲麟之意也。



## 二 賈誼 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

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旣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陌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

易子而較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題義】

此文節自漢書食貨志，原爲賈誼陳政事疏中所云「可謂長太息者六」事之一。班氏節取以入食貨志，故漢書本傳不載。誼在當時爲極擅治術之經生，所陳政事各端，雖不無戰國權謀家之氣習，然如敬大臣，教太子諸端，固粹然儒者之言。茲篇所論，歐民歸農，使天下人人自食其力，以積貯爲立國之本，尤不失吾國三代生產政治之本旨。有史所傳吾國三代以前之政治，皆開發生產，指

導生產勞動的政治，而非純爲消費的政治；皆注意分配的政治，而非徒然剝削的政治。譬如周自后稷公劉以至太王王季文王，莫不勤於稼穡，書稱：「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可知當世王者與其臣民，幾於同一勞動生產，禹之盡力乎溝洫，孔子稱吾無閒然，可見其傾服之至。大學有云：「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古之言經濟者，莫不驅民於生產之開發，使物力富足，民用不匱。國家藏富於民，而又上下交勉於節用，不使有游閒，尤不得爲奢侈浪費。迄於春秋戰國之世，諸子亦莫不以足食足兵爲政治之根本主張，農家如荷條丈人，許行輩，更躬親勞作，以力自養，力矯當世遊談之弊。賈生云：「一夫不耕，或受之飢。」其言即當世農家之徒，所謂神農之教是也。漢高以馬上得天下，無暇爲培養國本之計，蕭曹刀筆，絳灌武夫，又不足以知此。賈生之言，誠建國至計。所云驅民於農，使得自食其力，使民有積貯而後可以給國用，治安之要，完全注重於國民經濟之穩定，非僅剝削民力以供政府之積貯而已。唯「殘」與「賊」爲國家之大患，其語警闢之至此等見解，與今日之社會經濟學家固無以異也。

## 【註釋】

○熾悉 熾，細也，密也。悉，詳也，盡也。周官一書於土地人口之分配，物力生產之統計，國家財賦之支出與收入，均極爲詳盡，可以爲證。○本末 農田水利爲生民之本業，游談坐食與壟斷市易同爲生民之末技。○請賣爵子 歲惡則國家與人民兩無所獲，政府財用不繼則賣爵，人民衣食無方則賣子。○衡擊 衡擊，橫擊也。聚徒橫擊者，謂其不軌於正，嘯聚羣不逞爲劫殺背叛之行也。